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七目錄

蘇安恒

請復位皇太子疏

請復位皇太子第二疏

理魏元忠疏

于知微

明堂令于大猷碑

魏知古

荅張九齡賀西幸延期表

諫造金仙玉真觀疏

又諫營道觀疏

報吐蕃宰相盆達延書

祝欽明

皇后南郊助祭議

詳定博士等七廟議

建太社議

社稷議

賈虛已

諫封后族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三十七

蘇安恒

安恒冀州武邑人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之難或讒安恒豫謀下獄死睿宗立詔贈諫議大夫

請復位皇太子疏

臣聞歷數在躬握璿璣者哲后天命攸屬臨寶極者聖人或揖讓而昇或干戈以定二途一也古今共之伏惟皇帝陛下德合天地澤流河海庶物和平靈光充塞臣謂胥庭之化無以過也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豈不

以極斯大節成此鴻勲應天順人于今二十餘年矣臣馳情綰素竊見女媧之代風俗簡樸人淳易理垂衣拱手不足可言洎漢朝以惠帝幼冲呂后監撫享國八歲日不暇給雖傳簡策亦烏足道哉豈如陛下之在位五星同色四海無波陛下造明堂即祖文宗武之業也封中岳則萬代一時之事也受寶圖即河圖洛書之瑞也功旣大矣業旣成矣即當捐其犬馬減其服御觀四大其如遺視萬乘其若脫陛下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良以大禹至聖成王旣長推位遜國其道備焉故舜之於禹事祇族親旦與

成王不離叔父且族親何如子之愛叔父何如母之恩今  
太子孝敬是崇春秋旣壯若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之身  
陛下年德旣尊寶位將倦機務殷重浩蕩勞心何不釋位  
東宮自怡聖體陛下縱日愼一日雖休勿休其若大寶何  
其若人事何陛下輟金輪聖神等號即是厭倦萬機之象  
此謂天意也太子以奸臣枉搆久已自新相王推位青宮  
退居朱邸天下聞之莫不謳吟聖代此謂人事也故知天  
意人事鍾我聖朝大臣重祿不言近臣畏罪不諫使吾君  
有堯舜之位不行堯舜之道故書曰后德惟臣此之謂也

臣又聞自古明王之以孝理天下者不見二姓而俱王也當今梁定河內建昌諸王等承陛下之蔭覆並得封王臣恐千秋萬歲之後於事非便臣請黜爲公侯任以閑薄曹務臣又聞陛下有二十餘孫今無尺土之侯此非長久計也臣請四面都督及要衝州郡分土而王之縱今年尚幼小未聞養人之術臣請擇立師傅成其孝敬之道將以夾輔周室藩屏皇家使累葉重光饗祀不輟斯爲美矣豈不大哉臣今又聞胡賊侵邊覘中國陛下居總章申廟算赫然發怒分閫出師輓粟飛芻十室而九撓韓鑠刃以時繫



年卽士卒不遑府庫空竭此其謂也陛下若能告倦萬幾  
推位太子分州列郡以王子孫自然四夷聞之繫頸面縛  
百姓聞之鼓腹擊壤史臣曰掩嫫媿而邁胥庭後代聞之  
曰四三皇而六五帝豈虛也哉豈虛也哉臣山中一草萊  
耳無擊鐘鼎食之榮有碩學鴻儒之業臣來日跪而辭父  
父謂臣曰丈夫處代君子生年必當獻一謀畫一策厥塗  
不就草木何殊今上有堯舜之德下有稷臯之位古人有  
言欲安其家必先安其國欲安其親必先安其君當今天  
下雖安亦有未然之計故書曰若昔大猷制理於未亂保

邦於未危此其謂也臣母又謂臣曰朝暮倚閭而望汝若能上千人主進書獻說揚名後代以榮父母是吾之子也臣感父母之言明發不寐今故杖策千里徒步三川雖牽拙而無同敢獻芹而竊抃陛下若採微臣一言之善成家國萬代之基臣之懇誠幸甚謹言

請復位皇太子第二疏

臣聞忠臣不順時而取寵烈士不惜死而偷生故君道不明者忠臣之過歟臣道不軌者烈士之過歟伏惟皇帝陛下功格四表道大百王昔者先皇晏駕留其顧託將以萬

務殷廣令陛下兼知政事雖唐堯虞舜居其位而共工伯  
鯀在其朝閒陛下骨肉之恩阻陛下母子之愛愚臣謂聖  
情以運祚將衰極斯大節天下之人謂陛下微弱李氏貪  
天之功何以年在耄倦而不能復子明辟使忠言莫進姦  
邪乘時夷狄紛擾屠害黎庶陛下雖納隍軫念亦何以救  
此生靈臣聞天下者神堯文皇之天下也昔有隋失馭小  
人道長羣雄駭鹿四海瞻烏皇唐親事戎旃鳳翔參野削  
平寓縣龍飛踐極歆血爲盟指河爲誓非李氏不王非功  
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故詩曰惟鵲有巢

惟鳩居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陸下自坤生德乘乾作主  
豈不以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東宮昔在諒陰相王又非長  
子陛下恐宗祀中絕所以應其謳歌當今太子追迴年德  
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臣聞京邑翼翼四方  
取則陛下蔽太子之元良枉太子之神器何以教天下母  
慈子孝焉何以使天下移風易俗焉惟陛下思之將何聖  
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誥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  
夜積憂不知鐘鳴漏盡臣愚以爲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  
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故語曰當斷不

斷反受其亂此之謂也陛下不如高揖樞務自怡聖躬命  
史臣以書之令樂府以歌之斯亦太平之盛事也臣聞見  
過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臣何惜一朝之命  
而不安萬乘之國哉故曰苟利國家雖死可矣願陛下暫  
輟萬務詳臣愚見陛下若以臣爲忠則從諫如流擇是而  
用若以臣爲不忠則斬取臣頭以令天下

理魏元忠疏

臣伏聞昔者明王有含天下之量有濟天下之心必能達  
天下之善除天下之惡若爲君上而不行此四者則當神

冤鬼怒陰錯陽亂欲使國家榮泰其可得乎伏惟皇帝陛下懸像設教順時致理非不欲褒進良直屏黜姦佞蓋爲逆耳者寡順情者多陛下往日革命之初際即能勤於庶政親總萬幾博採謀猷旁求俊彥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納諫之主陛下朞年以來怠於政事讒邪結黨水火成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四海之內以陛下爲受佞之主當今邪正莫辨獄訟蒙冤豈陛下昔是而今非蓋居安忘危之失也臣竊見御史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魏元忠廉直有聞位居宰輔履中正之基者用元

忠爲龜鑑踐邪佞之路者疾元忠如仇讎伏見麟臺監張  
易之兄弟在身無德於國無功不逾數年遂極隆貴自當  
飲冰懷懼酌水思清夙夜兢兢以荅恩造不謂溪壑其志  
豺狼其心欲指鹿而獻蒲先害忠而損善斯將亂代之法  
汚我明君之朝自元忠下獄以來臣見長安城內街談巷  
議皆以陛下委任姦佞斥逐賢良以元忠必無不順之言  
以易之必有交亂之意相逢偶語人心不安雖有忠臣烈  
士空撫髀於私室而鉗口不敢言者皆懼易之等威權恐  
無辜而受戮亦徒虛死耳今三秋屆節蕃中則馳馬盛肥

九牧作貢天下則斂賦繁重以臣言之此已不勝其弊況又聞陛下縱逸讒慝禁錮善良倘刑罰失中則遐邇生變臣恐四夷因之即窺覘得失以爲邊郡之患百姓因之即聚結義兵以除君側之惡復恐逐鹿之黨叩關而至亂階之徒從中相應爭鋒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將何事以謝之復何方以御之臣今爲陛下計安百姓之心者莫若收雷電之威解元忠之網復其爵位君臣如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好生惡殺縱不能斬佞臣頭以塞人望臣請奪其榮寵翦其羽翼無使權柄在手驕橫日滋專國



倍於穰侯迴天過於左官則社稷危矣惟陛下圖之臣雖  
微賤天性愚直未曾謁王侯將相亦不識元忠易之之面  
豈此可親而彼可踈但恐讒邪長而忠臣絕伏惟陛下暫  
回天鑒察臣此心即微臣朝得志行夕死無恨

于知微

知微字辨機太僕少卿立政子永徽元年以門蔭補宏文  
生三年擢進士第釋褐授太子內坊丞遷秘書郎累官太  
子左庶子太僕少卿封東海郡侯除兗州都督景雲二年  
進封公檢校鴻臚少卿太極二年卒

明堂令于大猷碑

粵以天子制爵祿諸侯掌邦畿五十里之國者

闕一十有

一蓋所以設方伯置令長彊理宇宙宰制羣庶者矣故汝

南國之心腹河東郡之股肱非賢勿居惟材是寄大則曳

青縞而紆銀印小則綰墨綬而佩銅章是以

闕一字

宰

闕一字

城皇漢則以南臺御史俾居

闕一字

邑大晉則以東宮

闕一字

人故能齊其政而不失其宜修其教而不易其俗者其惟

明堂縣令東海于公乎公諱大猷字徽本東海郟人後

闕三字

字遂寓家雍州今高

闕二字

也

闕二字

帝

闕一字

之命官開國侯

伯之保姓受氏祚

闕一

則周公之允邗韓則武王之穆金

章建國里中大丞相之門玉帳

闕一

家閭外列將軍之戟

曾祖宣道隨內史舍人左衛率成安縣開國子皇朝贈使

持節都督涼肅甘瓜沙五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諡曰獻徐

邈以東州儒素劉超則西省人倫表

闕二

而警彤闡執虎

符而飛

闕三

德降表墳之贈優賢崇告第之儀祖志寧禮

部尚書侍中尚書左僕射太子太傅太師上柱國燕國公

贈使持節都督幽易媯檀平燕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諡

曰定皂裾瓊佩北斗喉舌之司絳服金蟬西掖股肱之寄

劒履上殿方崇重傅之恩羽葆蓋卓式備尊師之禮鳳展

推其獻納龍樓

闕一字

其

闕二字

父立政尚書吏部郎中國子

司業太子率更令渠號二州刺史太僕少卿上護軍仙臺

侍女禮閣郎官攝齋槐肆之前曳組桂山之下邴超以蕃

伯之望職總

闕一字

河馬防以

闕一字

公之材榮參象海公丹

山鳳下滄溟鯤化明珠則徑寸爲寶白璧則盈尺稱珍小

年識五方之書大成通九經之義嬉戲則以詩書禮樂造

次則以孝友謙冲顯慶三年解褐左千牛備身材推令德

士選良家青瑣晨嚴赤墀近侍緣坐左遷梓州參軍事謹

即謫居咎非投俾郝嘉賓之卓犖高雋見

闕一

公軍袁彥

道之俶儻不羈言歸柏府轉桂州都督府功曹參軍境接  
鳶溪載洽昇龍之譽地鄰鯨海幾淪棲鳳之材文明元年  
選授蘇州司兵參軍東里藩維恐老荊州從事南中方鎮  
謂屈蠻府參軍屬攀號弓劒遏密金石錫印章而錄舊膺  
璽誥而念勞垂拱三年勅除并州大都督府士曹參軍唐  
叔翦桐之境遲爾材

闕三字

分竹之郊光我藩翰粉榆之地

誠爲沮洳之川豐沛之郊何必芒碭之澤帝鄉推其善價  
公府義其良圖惡少遷佩犢之風流俗漸驅鷄之化永昌

元年授洛州

關二

參軍向雄佐鎮西之府毛玠處平南之

軍太守范滂主諾之聲猷自遠功曹岑暕坐嘯之風裁獨

高制授朝散大夫餘如故尋加朝請大夫行

關一

州

官縣令榮曜朱紱材光紫誥蔣公炎豈千石之器而委割

鷄籠士元非百里之材方思展驥制除德州司馬又遷汾

州長史一冠介幘二職彤襜歷從事之班居

關二

之

形色安於席地神意見乎屏

關一

不撓於危無負於物聖

歷元年除使持節隨州諸軍事隨州刺史田叔以壯勇而

刺三河王尊以忠貞而驅九折分行

關二

朱明以刺強宗

獨坐州鎮元英而按豪族聖厯二年制除雍州明堂縣令

黃圖帝國黑水神臯地即京都人多傑暴信陽侯之門客

尚在必誅寧平主之家僮猶關三威信表西門之化惠愛

奉東里之風抑挫右姓誅關二猾災蝗宛轉由去督郵義

鳥歸飛爲馴童子推誠而理則人不忍欺宿訟無冤則吏

維仰德加以笙簧六籍篋笥五經三寸弱毫迴鸞拂羽四

字關一油素縞鳳和鳴眷眷吏人預軫去思之戀依依故老

每哥來晚之謠悲夫安仁七旬不遇箱中之術桓侯五日

字關一聞壁上之行以聖厯三年七月十日終於萬年縣常

樂里之私第春秋五十七黃髮攀輶心傷折石之痛元髻

戀扼臉盈埋玉之悲公劒號純鈎珍稱闕一爰儀表闕二

風神壯勇黃金必棄每見揮鋤赤仄無留恒持挂樹總角

之歲隱慢駭而不驚佩觿之年闕一衣去而無愠一日千

里四代五公忠孝足以光時能賢足以軌物夫人滎陽鄭

氏父闕一矩雍州富平縣令魏趙郡李氏外闕二都公闕

字公闕一服尚書闕一衣蕙問都闕一蘭儀婉淑女訓芬

乎奉帚母師光乎主饋即以其年歲次庚子十一月乙亥

朔十二日景戌合葬於雍州三原縣萬壽鄉闕一塋之先



瑩禮也兄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使持節都督兗  
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辨機鯉庭禮樂鵷序杞梓搖山入輔  
擢彼正人外臺出闕一慰茲羣庶鵲鳩懷斷闕一摧金玉  
之心鴻鴈悲鳴若灑瓊環之闕一嗟乎八龍長逝三虎永  
懷庶振家聲思光祖德南陽陌上爰標構石之墳京兆阡  
傍俾建生金之碣其詞曰

浩浩洪源

闕三

代

闕二

朱輪翻飛紫蓋錫爵分茅命官食

采邗韓之穆里間其大

其

傅相繼業公侯踵武氣雄家邦

榮曜區宇人之領袖物之規矩

闕四

量

闕二

公輔

其闕一

明俊德丕承寵光風儀礪落天骨昂藏家闕一之盛門戶

之綱襲茲圭組侍彼巖廓其銅陵之東珠崖之北姑蘇臺

下晏溫鼎側囂然令望偉哉高闕一端委佐茲刑清訟息

其闕一以師友賢哉主吏聯翩化鶴徘徊展驥球琳之寶

瑚璉之器白日既披青雲自致其漢東舊國隨有大名關

西列郡秦稱上京闕一有良翰宰闕三教漸闕二威加闕一

字城其秩秩德音凜凜風格山靈固闕一河神是迫手荅

牋書心明糾擿虫螟感化犬牙移陌其僉言惠愛帝曰允

諧劇闕一尔闕一繁俗闕一懷祥鸞翾翾鳴鳳喈喈闕四

玉樹

關一

埋

其

衣冠道謝袞職誰補

關三

颶風悲蒼茫霧

苦寂寂兮荒隧幽幽兮后土石擲掩兮千年金聲振兮萬

古

其

魏知古

知古深州陸澤人舉進士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

卿神龍初擢拜吏部侍郎授晉州刺史睿宗景雲二年遷

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天二年累封梁國公

知吏部尚書開元二年改紫微令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

三年卒年六十九贈幽州都督諡曰忠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三十七

魏知古

五

荅張九齡賀西幸延期表

省表具知朕初聞三輔之間今歲善熟朕緣陵寢誠欲西幸然積累虛年乍得小稔即又聚食心所重難儻夏麥不登未免匱乏百姓不足君孰與安所以再三痛懷欲去不忍至於宮苑所樂氣候非宜苟得人安終不以此爲念卿可宣前旨更俟後期所請徧示朝列及宣付史官亦豈煩也任卿等自商量

諫造金仙玉真觀疏

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

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書曰  
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曰季夏  
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  
之教爲政養人之本也今陛下爲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  
祈福佑但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  
老攜幼投竄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  
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  
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慎歟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愚必以爲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罷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

又諫營道觀䟽

臣聞人以君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戡翦兇逆君臨寶位蒼生喁喁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甚一日府藏空虛人力凋敝營作不息官員日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太府之布

帛以殫太倉之米粟不支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請奏停竟亦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方以賑恤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於中國爲患其來自久其人本無禮義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恐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順伏強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飢虛在和親際會窺犯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

報吐番宰相全達延書

承屯聚兵馬初不知者頗亦爲疑但以彼國君臣素敦信義況立盟誓又結婚姻悠悠之談復何足信若見利忘義破親負約神道不遠何以逃殃自見來書果符意揣兩國和好百姓安寧永絕邊釁豈非好事所論分界先有盟書今奉勅令左散騎常侍解琬往河源與公平章解琬國之重臣素有德行言無二諾衆所共推昔嘗充使西安備諳彼之境土今遣將命實惟命焉

祝欽明

欽明字文思京兆始平人舉明經永淳天授間又中英才



傑出業奧六經等科拜著作郎長安初累遷太子率更令兼崇文館學士進太子少保中宗立擢拜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三品加銀青光祿大夫厯刑禮二部尚書兼修國史累封魯國公景龍三年中宗將祀南郊欽明希旨言皇后當助祭於是韋后爲亞獻景雲初侍御史倪若水劾論其事左授饒州刺史徙洪州都督入爲崇文館學士

### 皇后南郊助祭議

謹按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宗廟曰享大宗伯職曰祀大神祭大祇享大鬼理其大禮若王有故不預則攝位凡

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而薦徹豆籩又追師職掌王后之首服以待祭祀又內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又九嬪職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元注內司服云闕狄皇后助王祭羣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闕狄之上猶有兩服第一褱衣第二揺狄第三闕狄此三狄皆助祭之服闕狄即助祭小祀即知揺狄助祭中祀褱衣助祭大祀鄭舉一隅故不委說惟祭宗廟周禮王有兩服先王衮冕先公鷩冕鄭元因此以后

助祭宗廟亦分兩服云禕衣助祭先王搖狄助祭先公不言助祭天地社稷自宜三隅而反且周禮正文凡祭王后不預既不專言宗廟即知兼祀天地故云凡也又春秋外傳云禘郊之事天子親射其牲王后親舂其粢故代婦職但云詔王后之禮事不主言宗廟也若專主宗廟者則內宗外宗職皆言掌宗廟之祭祀此皆禮文分明不合疑惑舊說以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所以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朝日於東門之外以昭事神訓人事君必躬親以禮之有故然後使攝此其義也又禮記祭統曰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又哀公問於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又漢書郊祀志云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義也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祭望請別修助祭儀注同進

詳定博士等七廟議

博士三人自分兩議張齊賢以景帝始封爲唐宗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

等商議依張齊賢以景皇帝爲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  
建太社議

周頌載芟篇敘曰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禮記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爲藉百畝即此緣有藉田自爲立社王社侯社因此有名卿大夫以下無藉田所以成羣置社藉田壇祭止是王社往者直云藉田近日改名先農之祭不知王社根本魏世妄設三牢羣說紛紛乍毀乍立晉氏徒云省費不知仍在藉田千畝共迷其日固久不詳經典致此誼譁今者創立社稷理宜正名典故請改儀注及式將先農以爲

帝社使人聽不惑古義具存移前代之末學表當今之準  
繩豈不美歟

社稷議

藉田之祭本是王社承前若祠先農共是勾龍后稷烈山  
之子亦謂之農周棄繼之皆祀爲稷共工之子后土主名  
湯旣勝夏欲遷不可社稷主祭惟此二神祭法所載祀典  
皆存自黃帝以下義農二皇不列常祀豈有社稷之祭上  
取炎皇正經典籍曾無此語膚淺諸儒妄爲曲說借如蜡  
主先嗇鄭元云若神農徒見易之揉木卽云若神農耳如

其遠推邃古磨蜨在神農前將爲先嗇有何不可此鄭之  
謬妄不尋祭法根源後儒守株即以爲定始立社稷祈報  
惟祭共工烈山神農未報大功何不遠取祈報即明三皇  
以上樸略洪荒帝王之道無取爲教魏秦靜者又何知社  
稷先農妄分爲二且六宗之義先儒猶且紛然六神之言  
秦靜憑何分析習俗迷謬殊不可依豈有一藉田中置四  
壇墀先農王社同貫異名固是一種后稷勾龍更無二道  
同途分祭四牢徒費豈是爾愛其羊又言漢祀禹神此義  
更殊未得若將禹平水土其功大于勾龍成湯革夏社時

何不替勾龍之祀周棄既將易祀夏禹豈可獨遺漢德不  
逮殷湯祀禹無乃爲諂後王更無遵用明其一時謬僻禮  
官今欲效僻張禹無乃迂乎前以王社沒于先農欲依祀  
典正號今乃更加兩祀亦恐乖謬增多退傳禮官更加詳  
度具依經訓勿據俗儒

賈虛已

虛已神龍時官左拾遺

諫封后族疏

臣聞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其非李氏而王自古



盟書所棄今陛下創制謀始垂範將來爲皇王之令圖子  
孫之明鏡匡復未幾后族有私臣雖庸愚尚知不可史官  
執簡必是直書今萬姓喁然聞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頌延  
頸向風欣然慕化日恐不及陛下柰何行私惠使樵夫議  
之而先朝贈太原王殷鑒不遠同雲生於膚寸尋木起於  
蘖栽誠可惜也如渙汗已行憚改成命臣望請皇后抗表  
固辭使天下知宏讓之風彤管著冲謙之德是則巍巍聖  
鑒無得而稱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目錄

盧藏用

爲姚大夫請致仕歸侍表

諫營興泰宮疏

荅毛傑書

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衡嶽十八高僧序

析滯論

弔紀信文

紀信碑

紀信碑陰

景星寺碑銘

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

陳子昂別傳

祭拾遺陳公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三十八

盧藏用

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舉進士不得調隱居終南山長安中徵拜左拾遺神龍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景龍中至尚書右丞先天中坐附太平公主配流嶺表會交趾叛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未行卒年五十餘

爲姚大夫請致仕歸侍表

臣某言臣聞孝於親者然後可以忠於君理於家者然後

可以移於國臣實妄庸叨奉明聖職在樞要切寄股肱恩  
非始圖榮絕流輩臣之殞身無以上荅然臣老母今年八  
十有一起居漸廢齒髮日衰飲食朝晡非臣不膳寢興侍  
奉非臣不歡臣欲僂俛國朝則顧復無報臣欲歸養私第  
則聖澤不貲實類羝羊羸角方同狼跋其尾去歲陳乞初  
沐聖恩旋承後命不垂允納良由臣孝道衰廢至誠無感  
扣心泣血夙夜無寧臣自受北征縣厯旬月慈母銜泣朝  
夕倚閭寢膳不時重增羸耗臣子之道何以爲心陛下聖  
澤遠覃中外無事彝倫攸敘俊乂盈朝臣之短才無所裨

補伏願少垂矜察俯遂私恩許臣告歸之請終臣犬馬之養然後糜軀粉骨上荅天造奮身虜庭効命戎幙臣之萬死不敢爲恨無任愚懇之至

諫營興泰宮疏

臣愚雖不達時變竊嘗讀書見自古帝王之迹衆矣臣聞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者唐堯之德也卑宮室菲飲食盡力於溝洫者大禹之行也惜中人十家之產而罷露臺之制者漢文之明也並能垂名無窮爲帝皇之烈豈不以克念徇物博施濟衆以臻於仁恕哉今陛下崇臺邃

宇離宮別館亦已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憂人務奉已也且頃歲已來雖年穀頗登而百姓未有儲蓄陛下西幸東巡人未休息土木之役歲月不空陛下不因此時施德布化復廣造宮苑臣恐人未易堪今左右近臣多以順意爲忠朝廷具僚皆以犯忤爲患至今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下之仁也臣聞忠臣不避死亡之患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垂名千載陛下誠能發明恕之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陛下爲惜人力而苦已也小臣固陋不識忌諱

敢冒死上聞乞下臣此章與執事者議其可否則天下幸甚

荅毛傑書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氛瘴裏糧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札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冥志深蔽滅木穹窒鍊九還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因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天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禦魑魅永投豺



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負家爲孽置身於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彌篤猶憐薄暮之晷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鯤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隳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開卷獨得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曖昧所守何必爲是倘吾人起予指掌而說今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

闕一字

無相阻

曷爲區區過勞按劍也頃風眩成疾下淚復厲力此還答

無所銓次淹遲

關一期

庶不我責盧藏用頓首

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廼刪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型宋齊之末蓋顛顛矣逶迤陵殽流靡忘返至於徐

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  
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  
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  
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積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  
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辭則爲  
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  
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  
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  
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搏扶搖而陵太清躡遺風而薄蒿岱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  
年志俱天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饕桀  
驚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殆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  
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歿矣天其喪予今採其遺  
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  
之什悲夫故粗論文之變而爲之序至於王霸之才卓犖  
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耳

衡嶽十八高僧序

夫理存於業理契則業忘心宅於形心寂則形勝豈不以

體會機化通同我人馳無役有而脗合出生入死而無際  
古之懸解者懷挾海岳提挈天地掌擲千界身沒一絲前  
際後際其非動無去無來而常樂豈支離其德孟浪其言  
哉蓋同體大非而物不能自物也則有泳其洪波志其小  
行指元源以驤首扣幽鍵而少留亦能捭闔形神度越茲  
數則衡嶽思海之列可得而稱矣衡嶽寺者梁天監三年  
立本名善思暨陳改爲大明有隋號爲衡嶽則衡山之心  
也二十八宿上飛翼軫之晶三十六都下蟠吳楚之紀赧  
駁舒蔚燦爛炳煥以萬殊松標玉聳清蒼璀璨錯以億尺水

碧巖霜而育粹雲芝佇秀以孕真幽岫滅氛絕頂無跡遊  
其質者則蘧廬清明挹其靜者則營魄淵澹信神明之所  
棲遲也故異人接踵於此焉遊靈跡葳蕤道風縣邈自驚  
巖西闕象教東流勝躅雖多宗元或替至於仗智慧劍壞  
煩惱軍理以意傳階惟神遇者未有斯美之盛也然而年  
代悠邈故老或遺真詮緬微後生何述有沙門惠日俗姓  
慶氏濮陽人也息心達道利見觀方自北徂南爰憩茲嶽  
入空寂舍覺今昔常然到清涼池知我人非遠備聞衆異  
祇覲前修而山閒朴畧簡篇無次遂覃思翰墨博采遺風

事無虛美務存摭實自思大師凡一十八人著之於傳藏用早遊斯道頗涉藝文承日真之恩獎聞衆公之故事心存目想若見期人倘茲理或存亦旦暮之斯也遂懷鉛秉翰序其傳焉

析滯論

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析滯論以暢其事詞曰

客曰天道元微鬼神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是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厯黃公裁變元女啟謨八門

御時六神直事從之者則兵強國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  
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爲其然  
也子所謂曲學所習懦儒

一作味

所守徒識偏方之詭說未

究亨衢之通論蓋易曰先天不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  
過三才所以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故曰國之將  
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又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覺  
焉妖不自作由是觀之得失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  
涉天時且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爲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  
天降之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



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減則人富法令有恒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赴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季代遷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爲徵驗覆軍敗將者則隱祕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崇飾豈惟聽之增惑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夫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苟修其德何往不濟夫

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關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武行計貪狼自符雞鬪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法審令正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祀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太公犯兩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遊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刳印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襄城無

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  
數金雞樹上方爲楚國之殃萬畢枕中適構淮南之禍刻  
符指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吁嗟威斗赭鞭不  
襪赤伏之運築城斷岡何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裨竈無  
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于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  
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聖賢通規仁遠乎  
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  
斯語歸于正途而今而後焚蓍龜毀律歷廢六合斥五行  
浩然清慮則將奚若荅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

以紀日月律歷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蓍所以  
前人用聖人以是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  
執之則凝滯于物消息之理其在茲乎客於是循牆匍匐  
帖然無氣口故心醉不知所以荅矣

### 弔紀信文

維年月日某官名恭弔漢忠臣將軍紀信公曰皇綱絕兮  
帝紐積王風悲兮霸道衰天運促兮周以霸秦德棄兮漢  
業開何項王之屬肩作驅除於雲雷豈淵海之飛盪資拔  
山之偉才於是左契歸楚羣雄奉職皇矣漢祖獨負其直

矧榮陽之圍城兮旣孤而逼偉將軍之天誘兮矯奪其識  
彼見危而授命兮亦各有時考振古以爲觀兮罔恢帝基  
感將軍之發憤兮壯大義之在茲仰前修以砥節兮顧車  
迴而馬遲嗚呼身旣焚兮業旣昌楚歌絕兮漢道光君不  
旌兮史不揚功不錄兮歿不殤奄孤墳以載葬抑干祀而  
爲荒皇周敷訓兮澤及枯骨伊予寡德兮忝宰茲地奉宣  
嘉猷兮懼尸厥位闕二字將軍兮允忠且義託神交於萬古  
兮實獲心志乃斲石於他山兮式幽墳以昭賁詞曰攝提  
貞歲兮奉揚仁風跋涉草莽兮詞弔紀公善彼勇兮殺身

爲忠九原不作兮予將焉同金石刻名兮千萬歲魂魄光烈兮爲鬼雄

紀信碑

有漢忠烈姓紀名信官族代載史失其書昔秦始皇棄六代之業窮天下之力以從其心施及二代荐作昏德人怨神怒百姓與能此皇天所以興漢祖也夫龍躍虎變不有非常之災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豪傑雷動震擊並起而亡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綱殞而不紐强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籍提八千之兵鼓行而稱伯隳名城

阮勁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戰而天下大定矣於是背  
關懷楚專制主約雖負河山藉舊業南面而稱孤者猶膝  
行請命舉國受署莫能枝梧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  
之地扶義仗信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于二雄山東  
紛紛蠡合蟻聚未有所係籍當以百萬之衆困高祖於滎  
陽紀公推天厯之在劉顧臣節以自償躬載黃屋出東門  
而詫之沮百萬之氣頓强楚之威奪諸侯之魄迴霸王之  
機身焚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  
宏演納肝而無悔干讎請矢而不疑公孫抱子而爲詐孟

陽寢牀以自欺其忠則然於大業不可以希也先軫免冑  
以立誠鋤麇觸槐以取喪富辰懟諫而赴翟仲由結纓而  
爲壯其節則全於大機則無以尚也荀息守言而死事豫  
讓感遇以自殘石乞就烹以徇白漸離瞋目以報丹其義  
立矣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貴成業貴廣苟有大賴則輕太  
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死矣夫城郢而增君名寢齋  
以祈於死其於忠也不亦泰如於戲仲尼所謂殺身成仁  
臨難無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而歷載數百莫能表之縣  
令會稽孔君名祖舜字奉先資大聖之緒秉忠孝之規清



身以激俗矯枉以從政到官視事三載有成於是鄉之碩  
老攝齋而請曰府君以盛德茂才宏宣大化旌孝尚節敦  
學務農人無懸耜野無冥草可謂政之美者也而紀公之  
墓蕪而不顯豈所以鼓舞前志發揮臣子之道哉府君乃  
咨謨寮吏稽古訓典以爲忘生從道者仁也沈斷固分者  
義也威儀不忒者禮也好謀而成者智也有死無二者信  
也決機興運者明也大節不撓者勇也夫藏一行於人則  
銘之金鼎輝鑠風雅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忠臣義士之  
殊尤而文獻之所先也故表商容式于木君子韙之乃仰

惟春秋旌善之義庶幾爲臣之節奮于百代之上凜然可  
以比肩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明  
天子之風豈不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

雄雄紀公自天作忠膺皇祖兮卓犖磊朗瑰偉倜儻奮威  
武兮虎鬪龍戰扶危制變挫強楚兮定霸興王身焚業昌  
得其所兮雲雷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兮千載一振闡幽  
作訓爲代矩兮三五已矣愚聖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  
以貴夫古今兮

紀信碑陰

長安元年鄉人白孔府君請爲紀公建立碑表府君具狀  
申請而州寮以爲異代風烈令式無文且懼鄉人頭會抑  
而不建孔府君感激忠義拘牽下僚乃歎曰吾以不才忝  
茲邦政至於激貪勵俗旌孝尚忠臣子之行教化之端也  
鄉人之請允有禮矣吾可以嚆歟至二年七月乃自減私  
俸將斲石采山以旌忠烈會有耕闕一於紀公墓側居人  
田中得一古石磨礪俱闕一但無文字其螭首及兩側龍  
距文髣髴有子丹碑法生動之勢非近工所爲詢之故老  
莫究年代府君遂酬地主之直樹之於墓刊勒斯頌豈神

明昭應有所感發哉何其幽顯之符會也鄉人奔走而觀者甚衆咸喜紀公有述幽石自彰闕一字以崇宰君之徽烈表至誠之必感夫減俸以旌賢至清也希古以砥節至忠也不然後闕一字何以仰德而立名哉乃於碑陰刊紀斯異

### 景星寺碑銘

蓋天地無私窮理者惟性陰陽不測寓形者曰神飛龍御乾固洗心於密大鵬運海亦止氣於符致言乎寥廓之場抑有幽兆會精於寂滅之域罔窺成憲豈禮樂仁義漸漬之速相資將受相行識明昧之功互用粵我元聖于照竺

乾知生生不生以一乘爲真實體滅滅不滅以三身爲去  
來示八萬法門應乎六道運百千方便極乎兆域小枝小  
葉洒甘露而俱霑非想無想覆慈雲而畢潤四天爲界陶  
輪斯擲十地登庸大車以載然後示凡遺化即色歸空亡  
筌于善逝之名脫屣于無餘之分雖薪盡火滅菩提無可  
作之期而影謝燈傳智惠有不止之壽舍利形像沙界滿  
乎文提修多文字泉宮演于科目則言非理適而理必因  
言見異真詮而真固憑見矣容州都督府景星寺者高宗  
天皇大帝所建也高宗繼文嗣武纘歷登樞淳化洽于無

垠至德覃於有截緝熙庶績平章百姓沐雨思理窅然姑  
射之風順風聞真邈矣崆峒之野金繩玉檢躋日觀而告  
成功寶篆瑤緘禪雲亭而肅明祀靈茅瑞鰈海嶽之珍畢  
萃氣象謳歌天人之心允接增封東岱有景星垂象制諸  
州置寺仍景星爲名蓋恒星幽感金人應夢之兆也是時  
天子接千歲之統揖九牧之符日月告休風雨時若人是  
用息化臻俾人故列嶽之建剎者罔不揆日庀徒儀星起  
構構櫨嶷而爭聳瑤碧煥以相輝而此邦荒服權輿墉隍  
草創雖琬題可訪而金地猶蕪時都督樂處元以式遏爲

心未遑經始後長史陳善宏以薰修爲念頗加薙翦於是  
香緣法侶聽鐘梵而知歸飛錫上方仰旛花而發行矣垂  
拱中有寺主僧伏憐者密行稱獨解空無二法雲持誦即  
降天花惠風宴坐允飛靈液厥有甘露泣于庭柯都督李  
行裒具狀以聞中旨宣諭賜天柱納一條由是歸依檀度  
者日有之矣天授中改爲大雲寺移額于城西焉五緯韜  
光三靈改眚法因事起修塔廟而依然名隨代遷仰絲綸  
而已替星辰可望尚想衣冠棟宇無瞻鞠爲禾黍通天中  
賊謝策陳隱等干紀叛換縱兵郊郭虔劉邑居焚蕪城市

尊儀法宇復成煨燼惟阿育王像并夾侍菩薩不墮烘燎  
夫元精沖隱非擬議所及道真密趣豈知識能究然而即  
體均化所契者莫殊就物同如彼適者誰拒山河信隔我  
念不疲金石自流外緣罔易法身寶相理則固然像教遺  
形曷以臻此抑靈姿密會神明之所扶持也御史李令質  
具狀以聞有勅褒異仍令農隙繕葺聖厯之際都督沈仁  
果將事開拓審曲面勢規模博敞移置于城矩臬所圖有  
儀式矣神龍初爲龍興寺道以不住爲名事以無常爲體  
海桑頻變詢故老而猶存星榆旣往訪賓賓而無所故景



星之號淪于再祀矣今都督光府君名楚客樂安郡人也  
昔光曜契理於元言光音造靈於眞位自茲厥後英邁聯  
華公實濟之不墜其緒夫其瑰姿雅量貞操峻節朗若登  
崑邱而剖虹玉自爲廟廊之寶館祕匣而見龍泉即成軍  
國之器精識粹理婉詞奧學又似武庫居府圖象莫遺文  
軒在藻庭黼斯備始以孝廉擢第倅西城尉歷增城南海  
令韶州司馬廣州都督府長史兼經略副使制加朝散大  
夫充嶺南五府安撫經略副使以功倅游騎將軍守右驍  
衛翊府右郎將兼檢校廣州都督府長史以親累貶授藤

州司馬守之晏如也尋授朝散大夫守邕州都督長史未  
幾擢授檢校邕州都督充開馬援古路使北轉安南副都  
護賀州刺史累充邊隅任參文武張綱靜寇攘敢載清魏  
絳和戎威懷允輯安仁作賦初直虎賁之省馬援言邊復  
綰狼荒之郡朝廷以容山諸越鬼門多梗博選吳逋僉歸  
望實倅正議大夫檢校北府都督兼管內經畧使公至則  
宣皇明頒時令修戰守之備以與權示威信之成以諭物  
夷梗翕然革心矣又以俗殊政異毗風不一因人設範違  
方或二難以慮始可使由之阜成日用之功克就月將之

漸以爲食者人之天食不足焉未可以訓時則度其川原  
分其高下田畯至喜是鉅是穫歲以有成矣以爲禮義者  
德之興禮義興而人倫厚然後修其喪祭節其賓嘉夫夫  
婦婦兄兄弟弟庶及乎教矣以爲學校者行之府學校立  
而邪枉措時則理其庠序敦其絃詠青青子衿在城闕矣  
夫如是邠塵之間坰野之外典章器服粲然可觀復有幽  
洞負阻荒閑憑深者瞠目駭心滅木間分封其林塢之固  
時爲道路之虞公則奉國廟之威靈恭武臣之貌豹躋險  
冒毒深入不毛故振古未寶如思蕃古往者莫不風舉雷

爍魚潰鳥散矣威加陬落聲被縣道聯虛均化列郡同風  
抑前載之所闕也然後親視閭閻詢問耆老披圖牒以望  
古緝典憲以考詳則知茲寺久蕪也是用稽臨墜記虔心  
帝藉捧喬嶽之遺芳餘威可戴守疑山之舊綍熙載思揚  
今天子嗣守丕構開元立極修廢祀秩無文同符三王超  
越五帝將以軼包犧之化洽葛天之風而煌煌祖業翳于  
遐甸豈有司恭守率由之節也是亦爲政敢不勤職遂乎  
城北廢祠復建茲寺即棟宇之遺趾因庶人之子來經之  
營之是版是築法堂迴構畫剎孤標鴈塔分身初疑踴出

蜂臺合勢更自飛來清楚晨吟龍象森而成列華鐘夜吼  
魔鬼瞑而不作此地南馳日戶北走石門海陸當天下之  
衝賅賁總寰中之貴珠還浦媚商旅之所往來桂長巖芬  
隱淪之所棲息故乘緣趣業覩皆因者斯亦衆矣寺主僧  
惠雲上座法練大雲寺主僧小車上座神衛都維那空空  
隆興寺主僧灌頂上座道昌等越金之粹冰玉之英探汁  
果於九部見青蓮于一念思惟佛影感聖后之仁慈棲息  
寶橋愧賢臣之護屬竊懼德充位博功高名遂後之來者  
莫繼斯文若夫金石之堅讚述之美庶乎故事不朽則精

舍可以長存矣相與斲石建表祈之篆刻而作者蓋闕故  
歷稔未刊長史知經畧副使上柱國河東薛惟鑒宏量厚  
德器博才瞻一言所趣山河罔千里之艱片善相依風雨  
投百年之分錄事參軍鄧武龍工曹賈長源倉曹朱暘戶  
曹房燕客兵曹蘇奭法曹庾德從參軍周仁昉黎重炎宗  
庭玘普寧令曹風賀川令王眺渭龍令趙大賢欣道令陳  
令高北流令李獎陸川令黎伯倍陵城令嚴崇甫隨安令  
泰行儒羅豆令胡行楚宕昌令成詈等學古入官勵精祇  
務聲高列家化洽爲邦藤州刺史李偉之義州刺史陳大

煥  
禹州刺史陳吳客  
白州刺史覃崇位  
黨州刺史莫懷毅  
平琴州刺史周珪  
巖州刺史陳越  
客牢州刺史耿仁忠  
寶州刺史陳仁玘  
蔚林州刺史何乾遇  
等或位以材授或職  
因地獎化浹海壖  
績揚朝聽鄉人前  
豆州懷德縣令楊  
誕平琴州福揚縣  
丞丁行忠前白州  
周羅主簿覃雲方  
蔚林州興業縣令  
盧丞祐等百有餘  
人或文以幹闕一或武以字  
成節並深悟緣起  
虛懷贊歎屬鄙人  
懼憂五宅投速九  
真心依驚嶺之恩  
路出鳶江之徼衆  
君子博我以道德  
訪我以文章昔常  
掌言西掖載筆東  
觀必聞其政豈直  
是邦乃

靳小音無非喜舍其詞曰

天運而下元精隱曜地靜而升默化潛召通才綴象中樞  
演妙含粹蘊和會真體要對越前覺應速棄時昧定凝照  
虛融宴持即體惟密同如則悲有感斯赴攸稱大師業著  
功揚緣空識謝獨園善屬雙林稅駕賢劫千名塵沙萬化  
惠炬方皎傳燈不夜昔在高宗文思作主珍圖輯瑞瑤壇  
稽古璧合珠連雲臺策府實感真夢元開法宇帝鄉厭代  
喬山棄祕象韜精榮河改名錄歸授手識假神足福地還  
金靈豪變王官議識舊邦其命維新珠緯雖復璇題尚淪



軒除莫究鐘梵誰親匪我良牧疇皆勝因我牧伊何光分  
作扞懿文經武綏邊靜亂勝因伊何畫剎仍貫遺綸可仰  
故趾無換帝典還揖王城重開叱風則阜人亦子來班爾  
稅式林虞効材崢嶸法架肅穆香臺列岳惟良大藩英采  
邑稱髦俊封美賢宰刻頌金石揚名山海奉國承家忠孝  
斯在因以事起功以銘宣理以詞著教以言傳見色祈信  
觀文趣緣道場永久我業無邊

太子少傅蘇瓌神道碑

維唐景雲元年歲在庚戌十一月己巳太子少傅許國蘇

公薨於崇仁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哀哉粵明年三月己酉制葬我公於武功之先塋禮也公諱瓌字昌容京兆武功人其先出自帝高陽襲允曰黎實勤火正逮昆吾之子始封於蘇以國受氏公其後也暨漢平陵侯子建子侍中嘉魏侍中則晉尚書遜即聯華國圖代載明德公高祖周度支尚書邳國公諱綽立言成務垂於後昆公曾祖隋尚書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邳國公諱威嘉謬成績懿于當代大父隋尚書職方郎鴻臚卿諱夔理綜羣品識覃衆妙烈考祕書丞池台二州刺史贈岐州刺史諱亶遊

欽定全唐文

卷二百三十八

唐書

三

藝聚學素風不隕公系上聖之遐緒鍾盛德之泉茂資元和以體仁穆清明以成美初孩而孤稟絳郡夫人之慈訓幼而岐嶷聰敏冠常始讀山棲志一覽便誦及長博緯經史尤善屬詞年十八進士高第補寧州參軍轉恒州司法丁絳郡夫人憂自中山涉褰跣從至京兆哭不絕聲性以禮全形以哀瘠左庶子張大安以孝悌上聞服闋拜恭陵丞轉相府錄事參軍上改封豫官亦隨府上即帝位拜朝散大夫尚書水部員外郎未幾兼侍御史淮南廉按俄拜夏官員外兼官尹丞歷水部祠部郎中兼判司禮事以親

聯出爲朗州刺史轉歙州刺史并州武興令檢校冀州刺史累遷汾鼎同汴揚陝以累最入爲尚書右丞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尚書左丞戶部尚書又拜侍中京師留守兼理冤滯車駕還京持節河北按撫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尋復還守本職廷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監修國史今上踐阼拜尚書左僕射屢抗詞乞骸優荅不許拜太子少傅公有子七人長子頊字廷碩歷給事中中書舍人修文館學士太常少卿嘗掌綸誥與公聯侍紫墀接機黃閣前後之拜近古未有公體

道貞固立心簡直多識前言遍詳舊事自周隋損益家牒  
可紀公則紹之罔不畢綜故閨門之內孝悌成則朋友之  
間忠信克舉其在參佐也婉孌柔嘉醜夷不爭其事藩邸  
也從容諷議賓寮是仰四爲郎而彌綸之功布於省閭九  
爲牧而循良之績著於州郡周旋二轄煒燿文昌迴翔兩  
宮耀鑠巖廟版圖國之信而五教在寬冢宰人之紀而九  
流式敘左右端揆盡訐謨之畧東西掖闈備忠讜之美德  
愈盛而心益下位彌大而行益恭用能高而不危長守富  
貴考父三命謙光數朝平仲一心中孚累聖非至德淑慎

疇至此哉夫其仁恕篤密清廉簡惠躬儉約以自持蹈名教以檢物祿以周急不積于家財以睦親必均於衆故義廣而私謁之途阻名揚而兼濟之道宣亦叔教之賢國僑之懿也幾深通志精晤默識文以踈實靡絢其華學以辨微固信於已故始終機揆舉無遺策斯又子房之知孔明之能也造膝沃心務存匡救引過稱善不近於名故聲聞于天而口無擇績宣於外而事罔專蓋叔子之仁孔光之慎也兼斯衆善以畚明德方將三階載理前宮更曜天命不祐閭忽遷殂朝喪其楨人殞所戴天子悼焉遣大府卿

李從遠冊書弔祭輟朝三日有司備禮發哀追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賻絹布八百段粟米八百石凶事葬事並官給賜東園祕器大鴻臚監護將作立碑太常考行謚曰文貞禮也皇太子別次發哀遣洗馬弔祭賻物二百段祖載之

日闕三官

闕二

於開遠門外別遣左常侍徐

闕一

宣旨送

于郊闕一

字

令遣洗馬如初禮官臣已下畢赴朱旂載路班

劔啟行哀榮之禮備矣諸侯之孝終矣公家代尚儉載在縑竹其生也堂無宴客門無主賓其終也塋無封樹隧無碑表大漸之始遺令遵行公卿暨親戚賵襚弔祭一無所

受周身之外唯

闕一

車一乘頌等泣血受命罔有踰越雖

迫旨朝不旌墳壙建碑於塋北一十五里故臨大節而不  
奪見大義而能勇經緯之迹文藝之行備於國章布在人  
口懼違先訓皆略而不書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昭文館學士兼修國史皇太子侍讀范陽張說雅俗之鎮  
具瞻令德文章之雄談者爲楷偉公道德之首徵猷可行  
刊石紀頌詞如清風

陳子昂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



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因家焉世爲豪族父元敬  
瑰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  
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  
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  
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  
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  
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  
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  
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大學歷

抵羣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於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曜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間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胄曹上數召見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黃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

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  
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特勅子昂參謀帷  
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子昂進  
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  
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畧邁世  
受律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  
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事一隅  
此猶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元遇王孝  
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

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沖謙退讓法度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軍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弱部校將帥士卒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

量力又不簡練暗驅烏合敗後怯兵欲討賊何由取勝僕  
一愚夫猶言不可況奸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  
奸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  
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玉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爲寶  
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玉而已天  
下利器不可一失一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也故願  
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  
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  
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

求鬪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嘗欲奮身以荅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泣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急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嘗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

於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塞數興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畧而已時人

不之知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畢構監察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厯初君歸寧舊山有挂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邁茲歡甚



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記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爲不亡矣遂爲贊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氛氲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子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祭拾遺陳公文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介潔子之沒也太山積兮梁木折

士林闐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  
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失聲哭子子不迴  
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